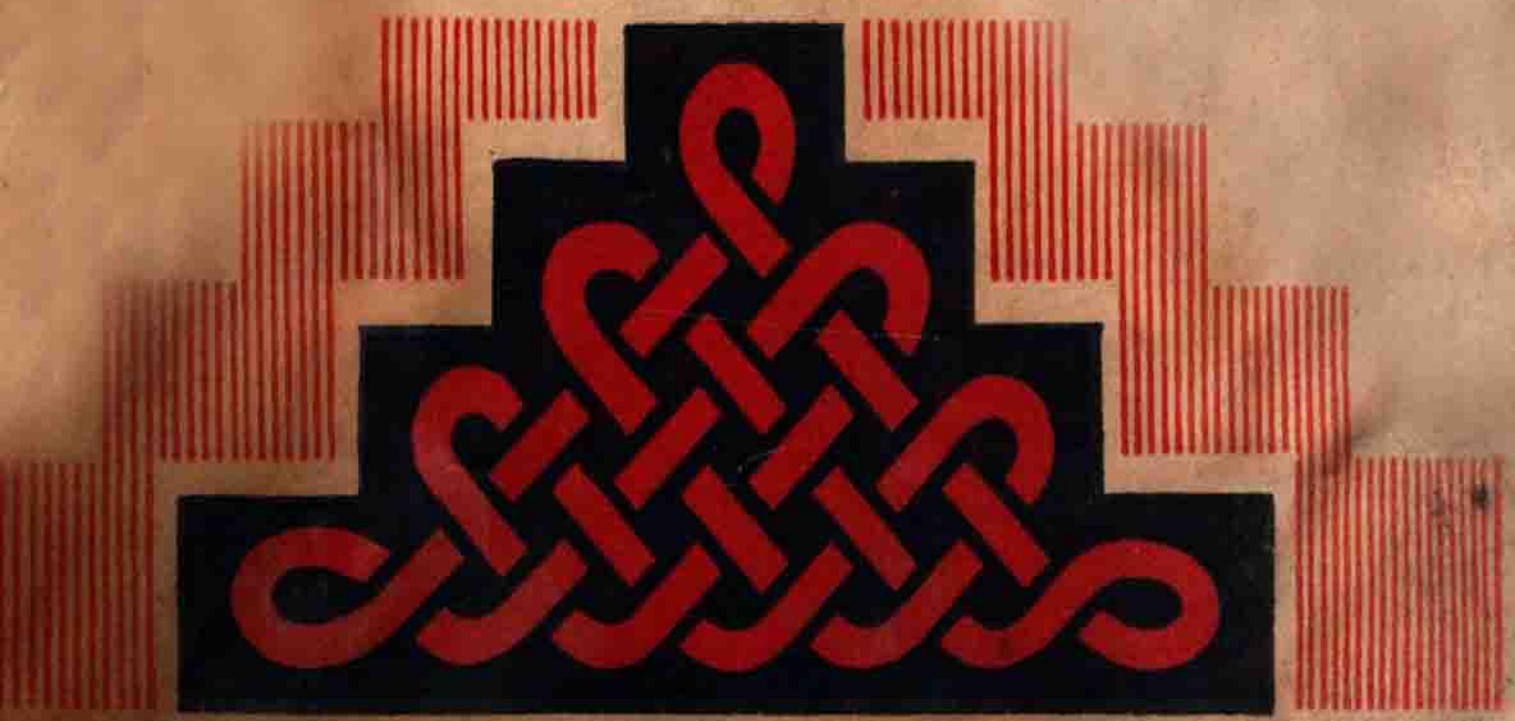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選說小佳最威挪

社版出油云·譯塞羅



羅塞譯

挪威最佳小說選

雲海出版社印行

選說小佳最威挪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原作者 哈姆生等

譯者 羅塞

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

總經售 羣益・海燕・雲海

聯合發行所

上海：山陰路（施高塔路）

恒豐里七七號

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初版（滬）

每冊定價國幣 元

戒指（哈姆生）……………（三）

生命的呼喊（哈姆生）……………（六）

弟兄（般生）……………（一七）

舞會的真義（凱郎）……………（二九）

一朵玫瑰（斯克萊）……………（四一）

語言學家（克萊）……………（五五）

在聖誕節（奧拉夫鄧）……………（七一）

最後的菠爾加（費克白蓋）……………（九三）

死（卡寶）……………（一〇七）

回家（鮑以爾）……………（一二三）

咖啡卡麗（鮑爾）……………（一五三）

譯後記……………（一七七）

哈
姆
生
(Kunt Hamsun)

哈姆生 Kunt Hamsun 一八五九年生於挪威，那年時家境極劣，曾做牧羊童，一八九〇年他發表了「飢餓」，一舉成名，爲斯康的那維亞半島名作家之一，一九一七年，因「Growth of the Soil」一書獲得諾貝爾獎金。哈姆生平生作品很多，知名者有「Mysteries」「Vendt」「Wunderern」「The Last Jay」（以上小說）「Munken Vendt」（詩）與「The Wild Chorus」（劇本）等。但不幸哈氏晚年失節，在挪威淪陷時，曾爲挪奸。

戒指

一次，在一個舞會裏，我看見一個少女瘋狂的戀愛了，她的眼裏現出雙倍的藍色與閃光，她一點也不能隱藏住她的感情。她愛上了誰呢？俯在窗上的那個少年，主人的兒子，一個穿軍服與有獅子一樣的聲音的人。哦！她的睛眼是怎樣的盯着那少年，她在椅子裏是怎樣的不寧靜啊！

「這是多奇怪的一個天氣！」在我們一齊回家時（因為我同她很熟），我說：「今天晚上你高興嗎？」

爲滿足她的願望，我把訂婚戒指從我的手指上脫了下來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我對她說：「你送我的這戒指已經變得太小，太緊了。你想你能把它弄大一點嗎？」

她伸出手來。

「給我，我立刻便會把它弄大一點的，」於是我把戒指給了她。

一個月後，我又遇見了她。我想要問她戒指怎樣了，但接着又決定不問。不要忙，我對自己說，讓她再有一點時間——一個月是太短了。

她低眼看着走道。

「哦——戒指，」她說：「這戒指是命運太壞，我怕——我已經把它落在那裏，我已經失去它了。」

同時她等着我的回答。

「你生氣我嗎？」她不自然的問。

「不，」我回說。

哦！當她發現我並沒有生氣她，她走開是多輕釋啊！

一年過去了。我又回到那些老地方，一天下午，我在一條最熟習的小路上閒逛着。於是我看見她向我走過來，她的眼裏是現出三倍的藍色與閃光，但她的嘴已經變大

戒 而且發白了。

指 「這是你的戒指——你的訂婚戒指，」牠招呼我，但仍遠遠的：「我又找到了它，

親愛的，並且我已經把它弄大。它對你將不會太緊了。」

我看看這孤獨的女人與她的大而蒼白的嘴。我又看看那戒指。

「啊！」我深深的鞠個躬說：「這戒指的確是命運太壞！現在它又太大了！」

生命的呼喊

在靠近哥平哈根內港有一條叫維斯特福的街道，它比較新，很冷靜，兩旁都種着樹。這裏很少房子，煤氣燈也不多，至於人則幾乎不見。像現在——夏天，更難見到在這街上散步的人了。

好，昨天晚上在這街上我便碰到一件令人驚奇的事。

我在人行道上打了兩個轉，一個婦人迎面向我走了來。附近沒有別的人。煤氣燈是燃着的，但却很昏暗——昏暗得使我看不清那婦人的面孔。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夜晚的人物，我想，同時從她身邊走過去。

到了行道樹的末端，我又轉身走了回去，那婦人也一樣的轉回來，我又碰到了她，她是在等着誰，我想，我好奇的要看看她等着誰，於是我又從她身邊走過去。

當我等三次碰到她時，我脫下帽子同她說話了。

「晚安！你是在等人嗎？」

她吃了一驚。不——是，不錯——她是在等着一個人。

她會反對我陪她直到那個人來嗎？

不——她絲毫沒有反對，並且她還謝謝我。

對這件事，她解釋說，她沒有在等誰，她只是來透透氣——所以一直在裏。

我們並肩的走着，我們開始談起各種不重要的事，我抬起臂。

「謝謝你，不，」她說，同時搖搖頭。

像這樣的散步，是沒有什麼樂趣的；在黑暗裏我看不到她。我擦燃一根火柴看看是什麼時候。我抬起火柴，同時也看看她。

「九點三十分。」我說。

她彷彿是感到冷似的抖戰了一下。我抓住了這個機會。

「你是冷嗎？」我問，「我們不到那裏去找什麼喝喝嗎？蒂佛里？還是國民？」

「但是，你看不出來嗎？現在我是不能到那裏去的。」她回答說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戴着一個很長的黑面紗（註）。

我向她道歉，並且爲我的錯誤感到慚愧。從她接受我的道歉的態度，又一次使我深信她不是一個平常的夜遊人物。

「你不挽着我的臂嗎？」我又提議說。「這樣也許會使你稍稍暖和一點。」她挽起了我的臂。

我們又轉了幾轉。她要我再看看時間！」

「十點，」我說：「你住在那裏！」

「在康及維。」

我止住了她。

「我可以送你到家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太好，」她說。「不，我不能讓你……你住在布萊茹德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你怎麼會知道？」我驚奇的問。

「哦，我知道你是誰。」她說。

註：戴黑的長面紗的婦人是剛死去丈夫的寡婦

停了停，我們挽着臂的向亮的街道走去。她走得很快，她的長面紗飛舞着。

「我們最好走快一點，」她說。

到她的門口她轉了對着我，好像感謝我的護送她一樣。我替她開了門，她慢慢的走進去，我把肩輕輕的擦着門。隨着她走進去。在裏面她又握着我的手。我們都沒有說話。

我們爬了兩段樓梯而在第三層停下來。她用鑰匙開了她的房門，接着又開了第二道門，而拉着我的手要我進去。這可能是起居屋；我可以聽得見掛鐘的滴答聲。在這裏她又停了停突然伸手拖着，顫抖的，熱情的吻了我，是吻在嘴上。正正的在嘴上。

「你不坐坐嗎，」她說，「這裏是一個沙發，我去點一個燈。」

她點燃了一盞燈。

我驚訝奇怪的向四週看看，我發覺我是在一個寬大考究的起居室裏，有幾道半開着的門，那是通到另外的房間去的。我簡直無法認出我所碰到的是什麼一種人。

「多漂亮的一個房間！」我說，「你是住在這裏嗎？」

「不錯，這是我的家，」她回說。

「這是你的家？那你是同你的父母住嗎？」

「哦，不是，」她笑了。「我是一個老女人，你就會看出來的！」

她拿開了她的面紗同披肩。

「好——看吧！我同你怎麼說！」她說着又突然伸臂圍着我，她是被一些不能壓制的力量驅策着。

她可能已經二十二三，她的右手上戴着一個戒指，這表示她真是一個已經結過婚的女人，美嗎？不，她生着雀斑而且眉毛很少。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圍繞着她，同時，她的嘴是特別的美麗。

我要問她她是誰，她的丈夫在那裏，假如她有的話；同着這是誰的屋子，但當我一開口，她每次都投身過來而不准我亂問。

「我的名字是愛倫，」她解釋說，「你想要喝點什麼嗎？要我按鈴是不會打擾誰的。也許你到這裏，到寢室裏來。」

我走到寢室裏去。起居室的燈光透進些來。我看見兩張床。愛命按了鈴要了酒，我聽見一個女僕送進酒又走了出去。一會後愛命也跟着進來了，但她在門口停了停。我向着她走上一步去。她低低的叫了一聲同時向我走過來。

這便是昨夜。

還有什麼呢？啊！等等！還有的！

今天早上我醒時天已經亮了。亮光從窗帘的兩邊透射進來。愛命也醒了，她微笑的對着我。她的雙臂是白皙而且柔滑的，她的胸部特別的突出。我低聲的向她說話，但她用她的嘴閉住我的，用溫柔來造成緘默。天愈變愈亮了。

兩個鐘頭後我起了，愛命也起來，忙着穿衣服——她已經穿上鞋子。我覺得這時有種像惡夢似的東西打擊着我。我站在面盆的前面。愛命到套房裏去有事，當她開門時我轉身看進去，從窗裏進來的冷氣從裏面衝了來，在房間的中央我可以看見有一個屍體放在一張檯子上。一個死屍，裝在棺裏的。穿着白的，一口灰白色的鬍子，這是一個男屍。他的瘦削的雙膝像緊握的拳頭似的突在被單下面，他的臉是深陷的而且猙獰得可

怕。在亮光下我什麼都看得見。我轉回來沒有說一句話。

當愛侖回來時我已經穿好準備要走了。我只能勉強的去回答她的擁抱。她又加兩件不必要的衣服；她要送我一直到大門去；我不阻止她，也沒有說什麼。到門口她緊貼在牆上，好像是怕被看見似的。

「好，再見，」她低聲的說。

「到明天嗎？」我問，有一部份是測驗她。

「不，不是明天。」

「爲什麼不是明天？」

「別問這麼多，親愛的。明天我要參加一個喪禮，我的一個親屬死了。現在——你知道了。」

「要後天呢！」

「不錯，後天，在這門口，我會接你，再見！」

我走了。

她是誰！那個死屍呢！拳頭緊握着，嘴角是吊着——多可怕的喜劇！後天她一定等着我。我應該再去嗎？

我一直到白尼娜咖啡店借了一本姓名住址錄。我順着找去，這裏——這裏是姓名。我又等了一會等到早報出來。我立刻翻到喪報去，好——夠了——那裏我找到了她，在第一欄，字體很顯注：「我的丈夫，五十三歲，在久病後今天逝世了。」這通報的日期是前天。

我坐着沉想了好一會。

一個男人結了婚，她的妻子比他年輕三十歲。他招致了纏綿日久的疾病，在某一天他死了。於是，這年青的寡婦得到了釋放。